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X63n1257

博山禪警語

明 元來說 成正集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No. 1257-A 博山警語序
  - 博山和尚參禪警語目次
  - 示初心做工夫警語
  - 評古德垂示警語
  - 示疑情發不起警語
  - 示疑情發得起警語
  - 示禪人參公案警語
    - 示董巖達空禪者
    - 示峰頂智建禪者參無字公案
    - 示知白禪者參乾屎橛公案
    - 示智邲禪者參一句話頭在甚處起公案
    - 示心陽居士參沒踪跡公案
    - 示照監院看萬法歸一公案
    - 示普週禪者參念佛公案
    - 示觀如禪者看父母未生前公案
    - 示宗妙禪者以千日期參公案
    - 答六雪關主問參公案行人話頭真切不落楞嚴五蘊魔外
    - 答不執脩證不廢脩證問
  - 示參禪偈十首
- 卷目次
  - 1
  - 2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257-A 博山警語序

警乃醒覺之義，或云驚也。譬有賊瞰巨室，主人張燈夜坐堂皇之上，聲欬作聲，賊懼不能便，稍爾昏睡，則乘間而入，橐為之傾。故嚴城擊柝，刁斗鳴轅，卒有變而無虞，以其警備於機先也。人有生死大患，迺萬劫不醒之長夢，況亦為賊媒，日劫家寶，不有大覺之雄痛語警醒，則終身醉夢了無悟日，非但睡時做不得主，即白晝開眼，魔語尤甚。故博山大師乘悲願力來作大醫王，用一味伽陀遍療狂狷業病，故有示禪病警語五章，直捷簡當，把參禪骨髓中病都說透過，其開示做工夫語最為喫緊，真是禪門一種切要新書，亦拯世之金丹九轉也。

夫禪也，假名無體，何有病乎？盖參禪人多起執情謬解，被心意識哄殺，不向機境上求，便向學解中討，或被古人言句礙膺，或向死水裏浸殺，或坐在無事甲裏，不是靈利心死不得，便是癡著心轉不得，故命根難斷，生滅宛然，通身都是我病，非是禪有病也。甚則成枉著魔佛，亦不可拯，此名業病，亦非禪病也。假饒死得種種心，不肯做工夫，與法身理相應，不曾踏著向上關棙，坐在飯籮裡，輕安自在，只箇輕安，正是禪病。故僧問古德：如何是清淨法身？德云：無量大病源。此語如栗棘蓬，吞吐誠難。

古人從真參實悟中病過一番來，其垂手處自不亂下針錐，要箇絕氣息、識痛痒底漢，方肯診視。是以識病乃能去病，調已然後調人，可謂三折肱為良醫歟！博山大師自來參究此道，極是融通，凡有言句，皆中肯綮，非故為高玅玄著之談，使人不知，乃平日親證實履境界，見到、說到、行到、用到，其義理精明，辨才無礙。所以快說禪病，如握秦宮玉鏡，照見羣僚肝膽，一毫隱諱不得。古今踞曲盎牀，稱善知識說禪者，如師之玅罕儷。然禪病最難說，說亦不能盡，何哉？病即法身之病，法身無數，病寧有極？善救法身病者，以病為玅劑，以病為家常茶飯，以病為貼肉汗衫，在善葆之而已。

古人於病假中游戲而為佛事，盖看破法身無主，病自霍然。故洞山道：老僧看時，不見有病，特由妄想執著，故禪病競生。昔佛說楞嚴五蘊魔事及外道徧計，即是今人禪病中事。然著即成魔，計則名外，不著不計，亦未為病。所以云：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羣邪。法華云：有一導師，善知通塞險難道路，故能導彼眾人前至寶所。然則大師此書，正末世舟杭，初心徑路，豈但有益於今日，亦有補於將來。

決欲參禪做工夫，求大悟門肯細觀。此書大有相為作略，能使疑情發不起處發起，病根點不破處點破，如披沙露寶要渠自取，如開霧

見天使人不迷，截路中有出身之路，死句裏有活人之句，如圓珠走盤不滯一語，其妙用如此。人人知此用心，可以坐睡見道，不費許多草鞋錢，直到大安樂田地，與佛祖同一鼻孔通風。有能以此自警者而警眾，復以此自愈者而愈人，亦名現在醫王，使祖師命脉流通，國脉與慧脉並固，庶不負大師垂示之方便願力云爾。是為序。
萬曆辛亥歲孟秋月　信州弟子劉崇慶和南題

博山和尚參禪警語目次

卷上
示初心做工夫警語
評古德垂示警語
卷下
評古德垂示警語
示疑情發不起警語
示疑情發得起警語
示禪人參公案警語
示參禪偈十首

No. 1257
博山和尚參禪警語

首座　成正　集

示初心做工夫警語

做工夫最初要發箇破生死心堅硬，看破世界身心悉是假緣，無實主宰。若不發明本具底大理，則生死心不破。生死心既不破，無常殺鬼念念不停，却如何排遣？將此一念作箇敲門瓦子，如坐在烈火燄中求出相似，亂行一步不得，停止一步不得，別生一念不得，望別人救不得。當恁麼時，只須不顧猛火，不顧身命，不望人救，不生別念，不肯暫止，往前直奔，奔得出是好手。
做工夫貴在起疑情。何謂疑情？如生不知何來，不得不疑來處；死不知何去，不得不疑去處。生死關竅不破，則疑情頓發，結在眉睫上，放亦不下，趣亦不去，忽朝撲破疑團，生死二字是甚麼閑家具？噁！古德云：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
做工夫把箇死字貼在額頭上，將血肉身心如死去一般，祇有要究明底這一念子現前。這一念子如倚天長劍，若觸其鋒者，了不可得；

若淘滯磨鈍，則劒去久矣。
做工夫最怕躭著靜境，使人困於枯寂，不覺不知。動境人厭，靜境多不生厭。良以行人一向處乎喧鬧之場，一與靜境相應，如食飴食蜜，如人倦久喜睡，安得自知耶？
外道使身心斷滅，化為頑石，亦從靜境而入。良以歲久月深，枯之又枯，寂之又寂，墮於無知，與木石何異？吾人或處於靜境，祇要發明衣線下一段大事，不知在靜境始得。於大事中求其靜相，了不可得，斯為得也。
做工夫要中正勁挺，不近人情。苟循情應對，則工夫做不上。不但做不上，日久月深，則隨流俗阿師無疑也。
做工夫人擡頭不見天，低頭不見地，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行不知行，坐不知坐，千人萬人之中不見有一人，通身內外只是一箇疑團，可謂攪渾世界。疑團不破，誓不休心，此為工夫緊要。
何謂攪渾世界？無量劫來本具的大理，沉沉寂寂，未嘗動著，要在當人抖擻精神，天旋地轉，自有波翻浪湧一段受用。
做工夫不怕死不得活，只怕活不得死。果與疑情厮結在一處，動境不待遣而自遣，妄心不待淨而自淨，六根門頭自然虛豁豁地，點著即到，呼著即應，何愁不活耶？
工夫做得上，如挑千斤担子，放亦不下，如覓要緊的失物相似。若覓不著，誓不休心。其中但不可生執、生著、生計，執成病，著成魔，計成外。果得一心一意，如覓失物相似，則三種泮然沒交涉，所謂生心動念，即乖法體矣。
做工夫舉起話頭時，要歷歷明明，如猫捕鼠相似，古所謂不斬黎奴誓不休。不然，則坐在鬼窟裡，昏昏沉沉，過了一生，有何所益？猫捕鼠，睜開兩眼，四脚撐撐，只要拿鼠到口始得，縱有鷄犬在傍，亦不暇顧。參禪者亦復如是，只是憤然要明此理，縱八境交錯於前，亦不暇顧，纔有別念，非但鼠，兼走却猫兒。
做工夫一日要見一日工夫，若因因循循，百劫千生，未有了的日子。博山當時插一枝香，見香了便云：工夫如前，無有損益。一日幾枝香耶？一年若干許香耶？又云：光景易過，時不待人。大事未明，何日是了？由此痛惜，更多加策勵。
做工夫不可在古人公案上卜度，妄加解釋，縱一一領略得過，與自己沒交涉。殊不知古人一語一言，如大火聚，近之不得，觸之不得，何況坐臥其中耶？更於其間分大分小，論上論下，不喪身失命者幾希。
此事不與教乘合，故久脩習大乘業者不知不識，何況聲聞、緣覺諸小乘耶？三賢十聖豈不通教？說此一事，三乘膽戰，十地魂驚。等覺菩薩說法如雲如雨，度不可思議眾生入無生法忍，尚喚作所知

愚，與道全乖，又何況其餘耶？蓋此事從凡夫地頓同佛體，人所難信。信者器，不信非器。諸行人欲入斯宗乘者，悉從信而入。信之一字，有淺有深，有邪有正，不可不辯。淺者，凡入法門，誰云不信？但信法門，非信自心。深者，諸大乘菩薩尚不具信，如華嚴疏云：見有能說法者，有所聽法。眾尚未入乎信門，如云：即心即佛，誰云不信？及乎問：汝是佛耶？則支梧排遣，承當不下。法華云：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何以有盡思度量之心？蓋信不具耳。

邪正者，自心即佛，名正信。心外取法，名邪信。即佛要究明自心，親履實踐到不疑之地，始名正信。如顢頇儱侗猜三枚相似，但云心即佛，實不識自心即名邪信。

古人摘桃便定去，鋤地便定去，作務時亦定，豈是坐久遏捺，令心不起，然後為定耶？若如此，即名邪定，非禪者正意。

六祖云：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須徹見本體，方與此定相應。釋迦老子下兜率，降皇宮，入雪山，覩明星，開幻眾，未出此定。不然，則被動境漂溺，孰名為定？

動境中求起處不可得，靜境中亦求起處不可得，動靜既無起處，將何為境耶？會得此意，總是一箇定體，充塞彌亘，無餘蘊也。

做工夫不得沾著世法，佛法中尚沾著一點也不得，何況世法耶？若真正話頭現前，履氷不見寒，蹈火不見熱，荊棘林中橫身直過，不見有掛礙，始可在世法中橫行直撞。不然，盡被境緣轉將去，欲得工夫成一片，驢年也未夢見在。

做工夫人不可尋文逐句，記言記語，不但無益，與工夫作障礙，真實工夫返成緣慮，欲得心行處絕，豈可得乎？

做工夫最怕比量，將心湊泊，與道轉遠。做到彌勒下生去，管取沒交涉。若是疑情頓發的漢子，區塞虛空，不知有虛空名字。如坐在銀山鐵壁之中，祇要得箇活路。若不得箇活路，如何得安穩去？但恁麼做去，時節到來，自有箇倒斷。

近時有等邪師，教學者不在工夫上。又云：古人未嘗做工夫。此語最毒，迷悞後生，入地獄如箭射。

大義禪師坐禪銘云：切莫信道不須參，古聖孜孜為指南。雖然舊閣閑田地，一度嬴來得也未？若不須參究，便云得理，此是天生彌勒，自然釋迦，此輩名為可憐憫者。蓋自己不曾參究，或見古人一問一答，便領悟去，遂將識情解將去，便誑妄於人。或得一場熱病，叫苦連天，生平解的用不著。或到臨命終時，如螃蜞入湯鍋，手忙脚亂，悔之何及？

黃蘗禪師云：塵勞迥脫事非常，緊把繩頭做一場，不是一翻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此語最親切。若將此偈時時警策，工夫自然

做得上，如百里程途，行一步則少一步，不行祇住在這裡，縱說得鄉里事業了了明明，終不到家，當得甚麼邊事？
做工夫緊要緊，是箇切字。切字最有力，不切則懈怠，為懈怠生，則放逸縱意，靡所不至。若用心真切，放逸懈怠何由得生？當知切之一字，不愁不到古人田地，不愁生死心不破。捨此切字，別求佛法，皆是痴狂外邊走，豈可以做工夫同日而語也？
切之一字，豈但離過，當下超善・惡・無記三性。一句話頭，用心甚切，則不思善；用心甚切，則不思惡；用心甚切，則不落無記。話頭切無掉舉，話頭切無昏沉，話頭現前，則不落無記。
切之一字，是緊親切句。用心親切，則無間隙，故魔不能入。用心親切，不生計度有無等，則不落外道。
做工夫人，行不知行，坐不知坐，謂話頭現前，疑情不破，尚不知有身心，何況行坐耶？
做工夫最怕思惟做詩、做偈、做文賦等。詩偈成則名詩僧，文賦工則稱文字僧，與參禪沒交涉。凡遇著逆順境緣，動人念處，便當覺破，提起話頭，不隨境緣轉始得。或云：不打緊。這三箇字最是悞人，學者不可不審。
做工夫人多怕落空，話頭現前，那得空去？只此怕落空的，便空不去，何況話頭現前耶？
做工夫疑情不破，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毫釐失念，則喪身失命。為疑情不破，則大理不明，一口氣不來，又是一生被中陰牽引，未免隨業識去改頭換面，不覺不知。由此則疑上更添箇疑，提起話頭，不明決定要明，不破決定要破。譬如捉賊，須是見贓始得。
做工夫不得將心待悟，如人行路，住在路上，待到家終不到家，只須行到家；若將心待悟終不悟，只須逼拶令悟。若大悟時，如蓮花忽開，如大夢忽覺，良以夢不待覺，睡熟時自覺；華不得開，時節到自開；悟不待悟，因緣會合時自悟。余云：因緣會合時，貴在話頭真切，逼拶令悟，非待悟耶？又悟時如披雲見天，而廓落無依，天旋地轉，又是一翻境界。
做工夫要緊，要正，要綿密，要融豁。何謂緊？人命在呼吸，大事未明，一口氣不來，前路茫茫，未知何往，不得不緊。古德云：如麻繩著水，一步緊一步。何謂正？學人須具擇法眼，三千七百祖師大有樣子。若毫釐有差，則入邪徑。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何謂綿密？眉毛與虛空厮結，針箚不入，水洒不濕，不容有毫釐間隙。若有毫釐間隙，則魔境乘隙而入。古德云：一時不在，如同死人。何謂融豁？世界濶一丈，則古鏡濶一丈；古鏡濶一丈，則火爐濶一丈。決不拘執住在一處，捉定死蛇頭；亦不繫墜在兩頭，

滂滂蕩蕩。古德云：圓同太虛，無欠無餘。真到融豁處，則內不見有身心，外不見有世界，始得箇入頭。
緊而不正，則枉用工；正而不緊，則不能入。既入，須要綿密，始得相應；既相應，須要融豁，方為化境。
做工夫著不得一絲毫別念，行住坐臥，單單只提起本參話頭，發起疑情，憤然要討箇下落。若有絲毫別念，古所謂雜毒入心，豈但傷身命，此傷乎慧命，學者不可不謹。
余云：別念非但世間法，除究心之外，佛法中一切好事悉名別念。又豈但佛法中事，於心體上取之、捨之、執之、化之，悉別念矣。
做工夫人多云做不上，即此做不上便做去。如人不識路，便好尋路，不可云尋不著路便休耶？如尋著路的，貴在行，直至到家乃可爾。不得站在路上不行，終無到家日子。
做工夫做到無可用心處．萬仞懸崖處．水窮山盡處．羅紋結角處，如老鼠入牛角，自有倒斷也。
做工夫最怕的一箇伶俐心，伶俐心為之藥，忌犯著些毫，雖真藥現前，不能救耳。若真是個參禪漢，眼如盲，耳如聾，心念纔起時，如撞著銀山鐵壁相似，如此則工夫始得相應耳。
工夫做得真切，將身心與器界煉得如鐵橛子相似。只待渠爆得斷，卒得折，更要撮得聚，始得。
做工夫不怕錯，只怕不知非。縱然行在錯處，若肯一念知非，便是成佛作祖底基本，出生死底要路，破魔網底利器也。釋迦大師於外道法一一證過，祇是不坐在窠臼裏，將知非便捨四箇字，從凡夫只到大聖地位。此意豈但出世法，在世法中有失念處，只消箇知非便捨，便做得一箇淨白底好人。
若抱定錯處為是，不肯知非，縱是活佛現前，救他不得。
做工夫不可避喧向寂，瞑目合眼，坐在鬼窟裏作活計。古所謂黑山下坐死水浸，濟得甚麼邊事？只須在境緣上做得去，始是得力處。一句話頭頓在眉睫上，行裏坐裏，著衣喫飯裏，迎賓待客裏，祇要明這一句話頭落處。一朝洗面時，摸著鼻孔，原來太近，便得箇省力。
做工夫敢怕認識神為佛事，或揚眉瞬目，搖頭轉腦，將謂有多少奇特。若把識神當事，做外道奴也不得。
做工夫正要心行處滅，切不可將心湊泊，思惟問答機緣等。洞山云：體妙失宗，機昧終始。便不堪共語也。若大理徹時，一一三昧從自心中流出，思惟造作何啻霄壤也。
工夫不怕做不上，做不上要做上，便是工夫。古德云：無門解脫之門，無意道人之意。貴在體悉箇入處，若做不上，便打退鼓，縱百劫千生，其柰爾何？

疑情發得起，放不下，便是上路。將生死二字貼在額頭上，如猛虎趕來，若不直走到家，必喪身失命，猶可住脚耶？
做工夫祇在一則公案上用心，不可一切公案上作解會。縱能解得，終是解，非悟耶？法華經云：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到。圓覺云：以思惟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如將螢火熱須彌山，終不能得。洞山云：擬將心意學玄宗，大似西行却向東。大凡穿鑿公案者，須皮下有血，識慚愧始得。
做工夫提起話頭，祇是知疑情打不破，必竟無第二念，決不可向經書上引證，牽動識情。識情一動，則妄念紛馳，欲得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安可得乎。
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工夫不可須臾間斷，可間斷非工夫也。真正參究人，如火燒眉毛上，又如救頭然，何暇為他事動念耶？古德云：如一人與萬人敵，覿面那容眨眼看。此語做工夫最要，不可不知。
做工夫自己打未徹，祇可辦自己事，不可教人。如人未到京城，便為他人說京城中事，非但瞞人，亦自瞞耳。
做工夫曉夕不敢自怠，如慈明大師夜欲將睡，用引錐刺之。又云：古人為道，不食不寢。余又何人耶？
古人畫一石灰圈，道理不明，脚步不出圈內。今人縱意肆情，遊蕩不羈，謂之活潑，大可笑耳。
工夫，或得輕安，或有省發，不可便為悟也。博山當時看船子和尚沒踪跡句，一日因閱傳燈，見趙州囑僧云：三千里外逢人始得，不覺打失布袋，如放下千斤担子。自謂大悟。逮見寶方，如方木逗圓孔，始具慚愧。若悟後不見大善知識，縱得安逸，終是未了。
寶方勉余偈云：空拶空兮功莫大，有追有也德猶微，謗他迦葉安生理，得便宜處失便宜。此是百尺竿頭進步句，衲僧輩不可不審。余嘗謂學者云：我得寶方不肯，兩箇字受用不盡。
做工夫不得作道理會，但硬硬參去，始發得起疑情。若作道理會，祇是乾爆爆底，豈但打不徹自己事，連疑情亦發不起。如人云：器中盛底是何物？實不是彼所指底物。彼以非為是，便不能發疑。又不但不起疑，即以彼物為此物，以此物為彼物。如此謬解，若不開器親見一回，則終其身而不可辨也。
做工夫不可作無事會，但憤然要明此理。若作無事會，一生祇是箇無事人，衣線下一件大事終是不了。如人覓失物相似，若覓著始了，若覓不著，便置在無事甲裏，無有覓意。縱然失物現前，亦當面錯過，蓋無覓物意耳。
做工夫不可作擊石火電光會，若光影門頭，瞥有瞥無，濟得甚事？要得親履實踐，親見一回始得。若真真得意，如青天白日之下，見

親生父母相似，世間之樂事，更無過者。
做工夫不得向意根下卜度，思惟卜度，使工夫不得成片，不能發得起疑情。思惟卜度四箇字，障正信，障正行，兼障道眼。學者於彼，如生冤家相似，乃可耳。
做工夫不得向舉起處承當，若承當，正所謂瞞頇儱侗，與參究便不相應。只須發起疑情打教徹，無承當處亦無承當者，如空中樓閣，七通八達。不然，認賊為子，認奴作郎。古德云：莫將驢鞍橋喚作阿爺下頷。斯之謂也。
做工夫不得求人說破。若說破，終是別人底，與自己沒相干。如人問路到長安，但可指路，不可更問長安事。彼一一說明長安事終是彼見底，非問路者親見耶？若不力行，便求人說破，亦復如是。
做工夫不祇是念公案，念來念去，有甚麼交涉？念到彌勒下生時，亦沒交涉。何不念阿彌陀佛，更有利益？不但教不必念，不妨一一舉起話頭。如看無字，便就無上起疑情；如看栢樹子，便就栢樹子起疑情；如看一歸何處，便就一歸何處起疑情。疑情發得起，盡十方世界是一個疑團，不知有父母底身心；通身是箇疑團，不知有十方世界。非內非外，滾成一團，只待彼如桶箍自爆，再見善知識，不待開口，則大事了畢，始撫掌大笑。回觀念公案，大似鸚鵡學語，亦何預哉？
做工夫不可須臾失正念，若失了參究一念，必流入異端，忘忘不返。如人淨坐，只喜澄澄湛湛、純清絕點為佛事，此喚作失正念，墮在澄湛中。或認定一個能講能譚、能動能靜為佛事，此喚作失正念，認識神。或將妄心遏捺，令妄心不起為佛事，此喚作失正念。將妄心捺妄心，如石壓草，又如剝芭蕉葉，剝一重又一重，終無了底日子。或觀想身心如虛空，不起念如墻壁，此喚作失正念。玄沙云：便擬凝心斂念，攝事歸空，即是落空亡外道，魂不散底死人。總而言之，皆失正念故。
做工夫疑情發得起，更要撲得破。若撲不破時，當確實正念，發大勇猛，切中更加箇切字始得。徑山云：大丈夫漢決欲究竟此一段大事因緣，一等打破面皮，性燥豎起脊梁骨，莫順人情，把自平昔所疑處貼在額頭上，常時一似欠人萬百貫錢，被人追索，無物可償，生怕被人耻辱，無急得急、無忙得忙、無大得大底一件事，方有趣向分。

評古德垂示警語

趙州云：三十年不雜用心，除著衣喫飯是雜用心。
評：非不用心，不雜用心耳。所謂置之一處，無事不辦。

趙州云：汝但究理，坐看三二十年。若不會，截取老僧頭去。
評：趙州著甚死急！然雖如是，歲月長，討箇三二十年不異心者也難得。
趙州云：老僧十八歲便解破家蕩產。又云：我當時被十二時辰使，如今使得十二時。
評：在家產上作活計，被十二時辰使破。得家產者，便使得十二時。忽有僧問：如何是家產？博山答云：卸却皮囊，即向汝道。
趙州云：你若一生不離叢林，不語五年十年，無人喚你作啞漢，已後佛也不柰你何。
評：不語即是不雜用心，若不向衣線下究理，則太遠在。
天台韶國師云：假饒答話揀辨如懸河，祇成得箇顛倒知見。若祇貴答話揀辨，有甚麼難？但恐無益於人，翻成賺惑。
評：今時人學得一肚皮，尋常問來答去，將佛法為戲具，非但無益，多成罪過。而今恣閑言閑語，以當宗乘，看古人說話，面皮厚多少？
國師云：諸上座從前所學揀辨．問答．記持，說道理極多，為甚麼疑心不息？聞古人方便，特地不會，祇為多虛少實。
評：揀辨．記持，皆屬緣慮。生死根不斷，如何會得古人意？所以云：微言滯於心首，返為緣慮之場；實際居於目前，翻為名相之境。
國師云：上座不知從脚跟下一時覷破，看是甚麼道理？有多少法門與上座作疑求解？始知從前所學底事，祇是生死根源、陰界裏活計。所以古人道：見聞不脫，如水裏月。
評：見聞緣慮，誰人不有？要有大轉變始得。若不與工夫相應，從水晶宮裡穿下過來，終沒交涉。古德云：知解入心，如油入麵，永無出期。不可不謹。
紹巖禪師云：諸仁者！今日國主致請，祇圖諸仁者明心，此外別無道理。諸仁者！還明心也未？莫不是語言譚笑時、凝然杜默時、參尋知識時、道伴商略時、觀山翫水時、耳目絕對時，是汝心否？如上所解，盡為魔魅所著，豈曰明心？
評：語不是，默不是，見聞不是，離見聞亦不是，作麼生會？即今禪者莫亂統好。
巖云：更有一類人，離身中妄想外，別認徧十方世界，含日月，包太虛，謂是本來真心。斯亦外道所計，非明心也。
評：此喚作偏空外道，又安得身心一如，身外無餘耶？即今禪和子不曾遇人，自作主宰，多落斯見。
又諸仁者要會麼？心無是者，亦無不是者，汝擬執認，其可得乎？

評：前二種是病，過在執認二字上；此段是藥，但無是非執認，病即愈矣。

瑞鹿禪師云：大凡參學未必學，問話是參學未必學，揀話是參學未必學，代語是參學未必學，別語是參學未必學，捻破經論中奇特言語是參學，未必捻破祖師奇特言語是參學。若於如是等參學，任你七通八達，於佛法中倘無見處，喚作乾慧之徒。豈不聞聰明不敵生死，乾慧豈免苦輪？

評：今時人類皆如是，正所謂拋却真金拾瓦礫，不肯真實參究，恣口頭三昧。如香嚴問一答十，問十答百，豈不是通達？於佛法中無有見處，父母未生前一句子便不柰何。今時學語之流，且道濟得甚麼邊事？

瑞鹿禪師云：若也參學，應須真實參學始得。行時行時參取，立時立時參取，坐時坐時參取，眠時眠時參取，語時語時參取，默時默時參取，一切作務時一切作務時參取。既向如是等時參，且道參箇甚麼人？參箇甚麼語？到這裏，須自有箇明白處始得。若不如是，喚作造次之流，則無究竟之旨。

評：要切究此參底語是甚麼語，參底人是甚麼人。若不究此語，不識此參底人，是謂空過，非參學也。

芭蕉云：如人行次，忽遇前面萬丈深坑，背後野火來逼，兩畔是荊棘林。若也向前，則墮在坑塹；若也退後，則野火燒身；轉側，則被荊棘林礙。當與恁麼時，作麼生免得？若也免得，有出身之路；若免不得，墮身死漢。

評：直須不顧危亡，始得箇徹頭。稍生疑議，則喪身失命。芭蕉此語，最為工夫緊要。學者多求知解，墮在玄奧窠臼裏，不向這裏留意，是謂空過一生。

博山和尚參禪警語卷之上

博山和尚參禪警語卷之下

首座　成正　集

雲門云：有一般掠虛漢，食人涎唾，記得一堆一擔骨董，到處馳騁，驢唇馬嘴，誇我解問，十轉五轉，饒你從朝問到夜，論劫恁麼，還曾夢見麼？

評：雲門當時正罵十者一二人而已，今時紛紛皆是，何曾向衲衣下體究？設或坐片晌之時，不是昏沉，便是散亂，盖為一肚子落索，吐不去，割不斷。若是個伶俐的漢，纔聞恁麼舉，具大慚愧始得。

雲門示眾云：諸兄弟！切莫容易過時，大須仔細。古人大有葛藤相為處，祇如雪峰道：盡大地是汝自己。夾山道：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鬧市裏識取天子。洛浦云：一塵纔起，大地全収。一毛頭獅子全身總是汝把取，飜覆思量，看日久歲深，自然有箇入處。

評：此三段語，牽你入門，要你肯入，不然盡在鬼窟裡作活計。你若入得門，自然怗怗底，不見有山河大地，不見有自己，薦與不薦，是兩頭語。

雲門云：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為法執不忘，己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即不可，仔細點檢將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

評：此病全在境量上作活計，不曾坐斷，不曾透脫，不曾得轉身吐氣。這裏若別生異念，則成魔作怪有分在。

玄沙云：夫學般若菩薩，須具大根器，有大智慧始得。若有智慧，即今便出脫得去。

評：大根器者，一聞千悟，得大總持，說箇出脫字，早是方便之辭也。何以故？從來不曾繫縛故。

玄沙云：若是根機遲鈍，直須勤苦，日夜忘疲，無眠失食，如喪考妣相似。恁麼急切，盡一生去，更得人荷挾，尅骨究實，不妨易得搆去。且況如今誰是堪任學底人？

評：盡大地人都堪任，惟除無知不具信根者，縱是釋迦佛放光動地，其柰爾何？

玄沙云：仁者！莫祇是記言記語，恰似念陁羅尼相似，蹋步向前來，口裏哆哆啰啰，被人把住詰問著沒去處，便嗔道：和尚不為我答話。恁麼學事大苦，知麼？

評：記言語者，謂之雜毒入心，礙正知見。世間讀書人，記文字多，便不能融化，何況究出世法，肯食他人涎唾耶？

玄沙云：有一般坐繩牀和尚，稱善知識，問著搖身動手，點眼吐舌瞪視。

評：此等之流，通身是魔，通身是病。到臘月三十日，未免鬧去在。

玄沙云：更有一般說昭昭靈靈，靈臺智性，能見能聞，向五蘊身田裏作主宰，恁麼為善知識，大賺人。知麼？我今問汝，汝若認昭昭靈靈是汝真實，為甚麼瞌睡時又不成昭昭靈靈？若瞌睡時不是，為甚麼有昭昭時？汝還會麼？這箇喚作認賊為子，是生死根，妄想緣氣。

評：此是弄精魂漢，瞌睡時既做不得主，生死到來作麼生？折合一生，胡亂做去，豈但哄人，皆自哄耳。

玄沙云：汝今欲得出他五蘊身田主宰，但識取汝秘密金剛體。古人向汝道：圓成正遍，遍周沙界。

評：秘密金剛，體即圓成，正遍遍周沙界，分明向汝道，須是全身拶入始得。

玄沙云：佛道閑曠，無有程途。無門，解脫之門。無意，道人之意。不在三際，故不可昇沉。建立乖真，非屬造化。

評：若會得此意，不費纖毫功行，立地成佛，還多了箇成字。

玄沙云：動則起生死之本，靜則醉昏沉之鄉。動靜雙泯，即落空亡；動靜雙收，顢頇佛性。

評：行人多厭動取靜，靜久復思動，須剔起眉毛，打破動靜窠臼，始是道人用心也。

玄沙云：必須對塵對境，如枯木寒灰，臨時應用，不失其宜。鏡照諸像，不亂光輝。鳥飛空中，不雜空色。

評：如枯木寒灰盖無心，不失其宜盖應物，豈與灰心泯智者同日而語哉？其不亂光輝，不雜空色云云，自彼於我何為？

玄沙云：所以十方無影像，三界絕行踪。不墮往來機，不住中間意。箇中纖毫道不盡，即為魔王眷屬。句前句後，是學人難處。所以一句當天，八萬門永絕生死。

評：此語貴在一句。當天八萬門，盡十方世界，無纖毫空缺處，無纖毫影像，無纖毫行迹，可謂光爍爍、活潑潑，佛祖眾生沒處安著。生死二字是阿誰恁麼道？

玄沙云：直饒如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

評：坐禪人萬一不到恁麼田地，到得尚是生死岸頭事，須是自尋箇活路始得。

玄沙云：道人行處，如火銷氷，終不却成氷。箭既離弦，無返回勢。所以牢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

評：道人之心，合當如是。但將此段細抹，將來自然省力，沾連些兒不得。若將識心湊泊，正所謂因地不真，果招迂曲。

玄沙云：今時人不悟箇中道理，妄自涉事涉塵，處處染著，頭頭繫絆，縱悟則塵境紛紜，名相不實。

評：處處染著，頭頭繫絆，只是究心不切，命根不斷，不肯死去。真正參學人，如過蠱毒之鄉，水也不可沾著一滴，始得箇徹頭。

玄沙云：便擬凝心斂念，攝事歸空，閉目藏睛，纔有念起，旋旋破除，細想纔生，即便遏捺。如此見解，即是落空亡外道，魂不散底死人，冥冥漠漠，無覺無知，塞耳偷鈴，徒自欺誑。

評：病在不起疑情，不究公案，不肯全身入理，只是將識心遏捺，縱是澄澄湛湛，畢竟命根不斷，終不是做工夫人。

玄沙云：仁者莫祇長戀生死愛網，被善惡業拘將去，無自由分。饒汝鍊得身心同虛空去，饒汝到精明湛不搖處，不出識陰。古人喚作如急流水，流急不覺，妄為恬靜。

評：識心不斷，縱鍊得身心如虛空，終被惡業牽引去。精明湛不搖處，正是識陰，如何免得生死？總而言之，不究徹大理，悉是虛妄。

玄沙云：恁麼脩行，盡出他輪迴不得，依前被輪迴去。所以道：諸行無常，直是三棄功果。如是可畏，若無道眼，亦不究竟。

評：總収上數段法語，皆非究竟。三、棄行人縱行六度萬行皆生滅法，於實際理地且喜沒交涉。

徑山云：今時有一種外道，自眼不明，只管教人死獦狙地休去歇去。若如此休歇，到千佛出世也休歇不得，轉使心頭迷悶耳。

評：不肯起疑情，則命根不斷。命根既不斷，休亦不去，歇亦不得。即此休歇二字，便是生死根本。縱百劫千生，終無了底日子。

徑山云：又一等人教人隨緣管帶，忘情默照，照來照去，帶來帶去，轉加迷悶，無有了期。

評：既有能帶之心，所照之境，能所對立，非妄而何？若以妄心為參究，便於自心不得自在，只須坐斷兩頭，能所不立，則礙膺之物，如桶底脫矣。

徑山云：又一等人教人是事莫管，但只恁麼歇去，歇得來情念不生，到恁麼時，不是冥然無知，直是惺惺歷歷，這般底更是毒害，瞎却人眼，不是小事。

評：只饒到惺惺歷歷，此是對寂之法，非參究耶？若參究直欲發明大事，既不如是，豈非毒害者哉？

徑山云：不問久參先達，若要真箇靜，須是生死心破，不著做工夫。生死心破，則自靜也。

評：疑情發得起，則生死心凝結在一處；疑情破，則生死心破。於此破處，求其動相，了不可得。

示疑情發不起警語

做工夫疑情發不起，便欲尋行數墨，檢討文字，廣求知解，將佛祖言教一串穿過，都作一箇印子印定，纔舉起一則公案，便作道理會去。於本參話頭上不能發起疑情，逢人難問，著則不喜，此是生滅心，非禪也。或隨聲應答，竪指擎拳，引筆疾書，偈頌開示，使人參究，亦有意味，自謂得大悟門。殊不知疑情發不起，皆是識心使然。若肯一念知非，全身放下，見善知識，求箇入路則可。不然，生滅心勝，久之則成魔著，殆不可救。

做工夫疑情發不起，於境緣上生厭離，喜到寂靜無人處坐去，便覺得力，便覺有意思，纔遇著些動處，心即不喜，此是生滅心，非禪也。坐久則與靜境相應，冥然無知，絕對絕待，縱得禪定，凝心不動，與諸小乘何所異也？稍遇境緣，則不自在，聞聲見色，則生怕怖，由怕怖故，魔得其便，由魔力故，行諸不善，一生脩行，都無所益，皆是最初不善用心，不善起疑情，不肯見人，不肯信人，於靜謐處強作主宰，縱遇善知識，不肯一念知非，千佛出世，其柰爾何？

做工夫疑情發不起，將情識妄想心遏捺，令妄心不起，到無起處，則澄澄湛湛，純清絕點，此識心根源，終不能破。於澄湛絕點處，都作箇工夫理會，纔遇人點著痛處，如水上捺葫蘆相似，此是生滅心，非禪也。盖為甑初不肯參話頭，起疑情，縱遏捺得身心不起，如石壓草，若死得識心成斷滅去，正是落空亡外道。若斷滅不去，逢境緣時，即引起識心，於澄湛絕點處，便作聖解，自謂得大悟門，縱則成狂，著則成魔，於世法中，誑妄無知，便起深孽，退人信心，障菩提道。

做工夫疑情發不起，將身心器界悉皆空去，空到無管帶處、無依倚處，不見有身心，不見有世界，非內非外，總是一空。謂空便是禪，謂空得去便是佛，行也是空，坐也是空，空來空去，行住坐臥，如在虛空中行，此是生滅心，非禪也。不著則成頑空，冥然無知，著則成魔，自謂大有悟門，殊不知與參禪沒交涉。若真是箇參

禪漢，發起疑情一句話頭，如倚天長劍，觸其鋒者即喪身失命。若不如是，只饒空得一念不起時，只喚作箇空無所知，非究竟耶？

做工夫疑情發不起，遂將識心揣摩，把古人公案胡亂穿鑿去，謂是全提，謂是半提，謂是向上，謂是向下，是君是臣，是兼帶語，是平實語，自謂見解人所不及，縱一一說得道理，與古人一口吐氣，此是生滅心，非禪也。殊不知古人一語一言，如嚼綿絮團，使人吞不下，吐不出，豈肯與人生出幾多解路，引起人識心耶？若疑情發得起，全身拶入去，此解路識心，不待你死去，自然怗怗地。

做工夫疑情發不起，將身心看破，純是假緣，其中自有一物往來，能動能靜，無形無相，於六根門頭放光動地，散則遍周沙界，收則不立纖塵，向這裏一認，認定不肯起疑情，不肯參究，便謂了事人，此是生滅心，非禪也。殊不知生死心不破，將此等為快意，正是弄識神，一朝眼光落地，便作不得主，隨識神牽引去，隨業受報去。若善業多，則生在人間天上，到四相五衰逼將來，便謂佛法無靈驗，由此謗法，墮在地獄．餓鬼道中，出得頭來，知是幾多劫數。以此觀之，參禪全要見人，若自作主宰，總用不著。

做工夫疑情發不起，便認定箇眼能見、耳能聞、舌能譚、鼻能嗅、手能執著、脚能運奔，是自己一靈真性，向這裡度量，謂是悟門。逢人則瞪眼側耳，手指脚踢，以為佛法，此是生滅心，非禪也。古人喚作如發癇病相似，又云在曲盤牀上弄鬼眼睛相似，弄來弄去，弄到四大分散時，則弄不去。更有一等惡見，以此為奇特，遞代相傳，受人供養，無慚無愧，逢人問法，則大喝一聲，大笑一場。殊不知從來未曾參究，命根未斷，縱行善事，都是魔業，非究竟耶？

做工夫，疑情發不起，便欲做有為功行，或做解脫，或行苦行，冬不爐，夏不扇，人來乞衣，便全身脫去，甘心凍死，謂之解脫；人來乞食，便自己不食，甘心餓死，謂之解脫。更有種種，不可具說。總而論之，皆是勝心所使，誑惑無知。彼無知者，謂是活佛，謂是菩薩，盡其形命，承事供養。殊不知佛戒中，謂之惡律儀業，雖是持戒，步步結罪。又有一等，燒身燃臂，禮佛求懺，謂之功課，於世法中，亦是好事，參究分中，當得甚麼事？古德云：切莫向他機境上求。謂禮佛是機境，求懺是機境，佛法中一切好事，悉機境也。不是教你不行此一切善事，但用心一處，此一切善事，悉能助發，滋培善根，他日道眼忽開，燒香掃地，皆佛事耳。

做工夫，疑情發不起，便欲散誕去，便欲活潑去，逢人則自歌自舞，自歡自樂，或水邊林下吟咏笑談，或市井街坊橫行直撞，自謂是箇了事人。見善知識開叢林，立規矩，或坐禪，或念佛，或行一切善事，則撫掌大笑，生輕慢心，謗瀆心。自不能行道，障人行道；自不能[言*奉]經禮懺，障人諷經禮懺；自不能參禪，障人參

禪；自不能開叢林，障人開叢林；自不能說法，障人說法。凡有善知識出世，設幾個難問，向人天眾前多答一句，多問一句，喝一聲，打一掌。善知識見彼做鬼戲相似，或不理會，他便向人道：某善知識不會這箇道理。苦哉！苦哉！此是生滅心勝，久之則攝入魔道，造無窮深孽，受魔福盡，墮無間獄，雖是善因，而招惡果。悲夫！

做工夫，疑情發不起，覺得同眾人動止不便，太拘束，太煩紊，便欲向深山無人處住靜去，或向一間房屋裏住靜去。初則硬作主宰，閉目凝心，跏趺合掌，硬硬做去，或一年二年，一月兩月，不見下落。又有一等，坐得三兩日，便坐不住，或看書，或散誕，或做偈做詩，或關門打睡，外現威儀，內成流俗。更有一等惡少年，不識廉恥，不信因果，潛行貪欲，逢人則恣口肆意，誑妄無知，自言我曾見善知識來，我得上人法，使無知者信受，與彼通好，或結為道友，或招為徒弟，上行下效，自不知非，不肯返省，不肯見人，妄自尊大，大妄語成，此輩名為可怜憫者。今時厭大眾，求私室，寧不寒心者哉！若真正學道人，慎勿萌此念，正好向眾人中參究，彼此警覺，縱不悟道，決不陷到這般田地，學者不可不警也。

示疑情發得起警語

做工夫疑情發得起，與法身理相應，見盡大地光皎皎地無絲毫障礙，便欲承當箇事，不肯撒手坐在法身量邊，由此命根不斷，於法身中似有見地、似有受用，殊不知全是子想，古人喚作隔身句。既命根不斷，通身是病，非禪也。到這裏，只須全身拶入，承當箇大事，亦不知有承當者。古德云：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若命根不斷，全是生滅心；若命根斷去，不知轉身吐氣，喚作墮身死漢，非究竟耶？這些子道理不難會，自是行者不肯見人。若遇著善知識，磕著痛處，當下知歸；其或未然，則伏尸萬里也。

做工夫疑情發得起，與法身理相應，攪渾世界，得波翻浪湧一段受用。行人躭著此受用，推不向前、約不退後，由此不得全身拶入，如貧人遇著座黃金山相似，了了明明知得是金，不能隨手得用，古人喚作守寶漢，通身是病非禪也。到這裡，只須不顧危亡，始得與法相應，天童所謂普周法界渾成飯，鼻孔纍垂信飽參。若不得鼻孔纍垂，如坐在飯籮邊餓殺、大海裡渴殺，濟得甚麼邊事？所以道：悟後只須見人。如古德悟後見善知識大有樣子，若自承當箇事，不肯遇人抽釘拔楔，皆喚作自欺底漢耳。

做工夫，疑情發得起，與法身理相應，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盡大地區塞塞地，無纖毫空缺處，忽生一箇度量心，似障了面前，障了身心，提亦不起，撲亦不破，提起似有，放下似無，開口吐氣不得，移身換步不得，正恁麼時亦不得，到這裡通身是病，非禪也。殊不知古人用心純一，疑情發得起，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不生度量心，不起別念，硬硬逼拶去，忽朝打破疑團，通身是眼，看山依舊山，見水依舊水，山河大地從甚麼處得來？求纖毫悟迹了不可得。到恁麼田地，只須見人，若不見人，枯木巖前岐路中更有岐路，到此不蹉跎，不被枯木樁絆倒者，博山與他結箇同參。
做工夫疑情發得起，與法身理相應，便沉沉寂寂去・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將疑情鈍置法身理中，不得受用，一向死去，無回互，無管帶，沒氣息，全被死水裏浸殺，自謂之極，則通身是病，非禪也。石霜會下如此用工者極多，縱坐脫立亡，不得受用。若受得鉗錘，知得痛痒，轉得身，吐得氣，便是人。若不知痛痒，雖會得法身句，只饒坐斷十方，有甚用處？天童所謂坐斷十方猶點額，密移一步看飛龍。古人大有警語，為人處大有葛藤相委悉，自是人不肯打徹。欲學善知識，在人叢馬踏之中，千自由，百自在，得不難乎？
做工夫疑情發得起，與法身理相應，坐到湛不搖處，淨躶躶、赤灑灑，沒可把便放身去，不識得轉位就機，向這裏強立主宰，滯在法身邊，通身是病，非禪也。洞山云：峯巒挺異，鶴不停機；靈木迢然，鳳無依倚。當知峰巒靈木四箇字太煞玄奧，不是乾爆爆地；不停無依四箇字太煞活潑，不是死獦狚地。若不究到玄奧處，則不知入理之深；若不到活潑處，則不識旋機之玅。道人用心用到無可用處，正好見人打翻漆桶得箇徹處，豈可抱愚守株，滯在一隅，甘心做籠中之鶴、退毛之鳳哉？
做工夫疑情發得起，與法身理相應，面前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將此隱隱地疑來疑去，椿定箇前境，便自謂入得法身理，見得法界性，不知此等揑目所成，通身是病，非禪也。若真箇入理之人，世界[澗-日+活]一丈，古鏡[澗-日+活]一丈，橫身當宇宙，求其根塵器界了不可得，又將何為身？將何為境？將何為物？將何為隱隱地？雲門亦指出此病，尚有多文，若明得此一種病，則下之三種病渙然氷釋矣。博山嘗謂學者曰：法身中病最多，只須大病一場始識得病根，假饒盡大地人參禪，未有一個不受法身病者，惟除盲聾瘖啞者不在此限。
做工夫疑情發得起，與法身理相應，見古人道：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盡大地是自己一點靈光，盡大地在自己一點靈光裏。又引教中道：一塵中含無邊法界真理。便向這裡領略去，不肯求進益，生不

得、死不得，將此解路謂之悟門，通身是病，非禪也。殊不知縱與理相應，若打不脫，全是理障，墮在法身邊，何況被解心牽引，不能入理之深？這箇獼猴子揑不死，既死不去，又安得絕後再甦耶？當知敢初發疑情，便要與理相應；既與理相應，要得箇深入；既得箇深入，須向萬仞巖頭翻觔斗打將下來，擺手出漳江，始是大人用心也。不然，盡是掠虛漢，非當家種草也。

做工夫疑情發得起，與法身理相應，行住坐臥如在日色裡、如在燈影裏，淡淡地沒滋味，或更全身放下，坐到水澄珠瑩之際、風清月白之時，正恁麼時，依正報中都成一片境去，清清淨淨、伶伶俐俐，自謂之究竟，不得轉身吐氣、不得入廛垂手，又不肯求人決擇，或向淨白界中別生出異念，謂之悟門，通身是病，非禪也。天童所謂：清光照眼似迷家，明白轉身猶墮位。良以清光照眼，豈非水澄珠瑩、風清月白乎？明白轉身更進得一步，只消似迷墮位四箇字一印印定，行人到此又作麼生區處？只須有大轉變，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用，未為分外，不然是釘樁搖櫓、漁父棲巢，喚作沒血氣漢，打死千個萬個，有甚麼罪過？

做工夫，疑情發得起，與法身理相應，於法身邊生奇特想，見光見華，見種種異相，便作聖解。將此殊異之事，衒惑於人，自謂得大悟門。殊不知通身是病，非禪也。當知此等殊異境像，或是自己妄心凝結而成，或是魔境乘隙而入，或是帝釋天人變化試現。妄心凝結者，如脩淨土人，觀想不移念，忽見佛像．菩薩像等。如十六觀經中說，悉與淨土理合，非參禪要門。乘隙而入者，如楞嚴經中，五蘊空時，行人心有所著，魔即隨意而現。變化試現者，如菩薩脩行時，帝釋化身，現無頭鬼．無五臟鬼；菩薩無怖畏心，復現美女身；菩薩無愛染心，復現帝釋身。禮拜云：太山可崩，海水可竭，彼上人者，難動其心。故云：野人伎倆有盡，老僧不見不聞無窮。若真參學人，縱白刃交加於前，無暇動念，何況靜定中不實境相耶？既與理相應，則心外無境，能觀心．所現境，又安在甚麼處？做工夫，疑情發得起，與法身理相應，覺得身心輕安，動轉施為不相留礙。此是正偏道交，四大調適。瞥爾如是，非究竟耶？彼無知者，便放下疑情，不肯參究，自謂得大悟門。殊不知命根不斷，縱能入理，全是識心。以識心卜度，通身是病，非禪也。為入理不深，轉身太早，雖有深知，不得實用。縱得活句，正好向水邊林下保養含蓄。切不可躁進，便欲為人，妄自尊大。當知敢初用心，疑情發得起，結在一團時，只待渠自己迸開，始得受用。不然，稍有理致，便放下疑情，這裡定是死不去，定是打不徹。一生虛過，有參禪之名，無參禪之實。只饒入廛垂手，不妨更見大善知識。彼善知識者，是大醫王，能療重病；是大施主，能施如意。切不可生自

足想，不欲見人。當知不肯見人，為執己見。禪中大病，無過此者。

示禪人參公案警語

示董巖達空禪者

通達虛空翻白浪，好把家私都破蕩。有眼不見有耳聾，赤肉團中加痛棒。
從教白醭口邊生，佛法塵勞一坦平，正念針鋒箚不入，面皮鐵鑄沒人情。
非禮莫教輕動步，舉止安庠要回互，謾將知見妄疎親，拶碎疑團須玅悟。
不破疑團誓不休，放出溈山水牯牛，一朝驀鼻穿歸也，迥地遮天這一頭。

示峰頂智建禪者參無字公案

狗子佛性無，當下絕親疎，如入千尋浪，惟求赤尾魚。
有角非關鯉，無鬚不是渠。有無俱勦絕，直探驪龍珠。
又如四面火，前方一線餘。退步即燒殺，橫趨亦喪軀。
烈燄非停止，求生莫待徐。如入九重淵，如憑萬仞虛。
用意切如此，管取發靈樞。更有前程路，水到自成渠。

示知白禪者參乾屎橛公案

如何是佛乾屎橛？大千世界一團銕，渾身坐在鐵團中，不得出時向誰說？白禮拜。復云：莫禮拜，只饒出得時，領取三十棒。

示智邲禪者參一句話頭在甚處起公案

一句話頭甚處起，滄海只教乾到底。一句話頭甚處去，春風觸著珊瑚樹。
不究去，只究起，石陷崖崩聾兩耳。十二時中步不移，如在刃鋒求住止。
只須觔斗打將來，靜陸平原方步武。男兒立志若如斯，誰道搏龍併捋虎。
有問臺山路若何，遙指前村驀直去。

示心陽居士參沒踪跡公案

沒踪跡，莫藏身，竪起脊梁祇麼行，銕壁銀山俱靠倒，幾回歡喜幾回嗔。
藏身處，沒踪跡，休向虛空尋鳥跡。放下娘生銕面皮，蒺藜傾出黃金汁。
返復看，不教多，管甚眾生與佛魔，只教一口都吞盡，滴水翻成幾丈波。
行也參，坐也究，踢破指頭俱漏逗，倒騎銕馬上須彌，一生不著隨人後。

示照監院看萬法歸一公案

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竪起眉毛，如大火聚。生與同生，死與同死。行與同行，住與同住。頓起疑情，莫生怕怖。如臨大敵，不暇他顧。逢逆順境，須善回互。歸處不知，肯隨他務。撞破鐵圍山，蹲踞寶藏庫。瞬目與揚眉，全機彰露布。青州布衫重七斤，門前依舊桃千樹。

示普週禪者參念佛公案

一句阿彌陀，如珠投濁水。珠投水自清，佛念妄即止。水自清，髭鬚可鑑絕纖塵。依稀識得娘生面，展似眉毛作麼生。妄即止，萬里澄潭不見底。碧玻璃上珊瑚枝，雪老氷枯祇這是。祇這是，念即空，三更初夜日通紅。寶池金地蓮花國，萬派全歸指顧中。指顧中，空此念，念空空念成一片。十萬程途當下知，根塵陰界摩尼殿。摩尼殿，光皎皎，佛法塵緣都照了。轉位旋機事若何。噫，生也不道，死也不道。

示觀如禪者看父母未生前公案

父母未生前，誰是本來面？放下銕心肝，提起吹毛劍。世法及塵緣，如蠓入猛燄。無量玅法門，參禪最靈驗。單提句話頭，不墮諸方便。萬別與千差，都來融一念。萬仞巖前，湛水渟渟；一帶晴空，閑雲片片。到此則心月孤圓，敢曰靈明顯現？光吞萬境境非光，却笑澄江淨如練。非如練，祇一線，更須入火重烹煉。穴細金針露鼻時，蘇州布也揚州絹。參！

示宗妙禪者以千日期參公案

善造道者千日功，趣向如吞栗棘蓬，淨白界中纔一念，須彌山隔在其中。一句話頭如銕橛，佛法塵勞都屏絕，昏沉散亂成團去，只須切上重加切。千日如同頃刻間，意路心思絕往還，放開兩足超然上，烈火層冰總是閑。全身拶入無生國，玅出有無之軌則，逼塞虛空不顧人，始知大地如漆黑。翻身拄杖活如龍，透海穿山振古風，此是日旋三昧力，法界毫端用不窮。更有向上末後句，玄玅機微都不是，不向如來行處行，男兒自有冲天志。

答六雪關主問參公案：行人話頭真切，不落楞嚴五蘊魔外

細觀楞嚴五十種魔事，不出一箇看字。如色陰明白，銷落諸念，乃至是人，則能超越劫濁。觀其所由，堅固妄想，以為其本。即此堅固妄想，便不能融化。於妄想中精研，見希奇之事，便作聖解，豈非著耶？如不作聖解，名善境界，不作即不著耳。又五蘊中，總以妄想二字結之。最初一著，便不能破。即此妄想，便是魔之根蒂。其根本不除，挫其枝葉，令其不生，可乎？甚乃利其虛明，食彼精氣，悉妄想牽合，非魔從外來。苟涉于慎護，正所謂雪上加霜，火上益油耳。如受陰中虛明妄想，虛明亦妄想。盖最初未到求心不有之地，非妄而何？

如想陰中融通妄想，最初章云心愛圓明，即前妄根與境融通，便生愛著。十種悉云心愛等，盖天魔從圓境中來，與愛心偶合，作無邊魔業，安可救也？良以行人最先坐斷此一念，無心即無愛，無愛則著之一字何有耶？只如第九章云心愛入滅，貪求深空等，悉是魔業，亦最初妄心不破，正所謂蒸沙作飯，沙非飯本耶？

如行陰中幽隱妄想。盖行陰乃遷流不止為性，故云生滅根元，從此披露。為想陰盡，徹見行陰中根元，悉是生滅，念念不停。行人不隨生滅遷流，故得凝明正心。爾時天魔不得其便，但於圓元中起計度，故窮其始末，有因無因等。既有計度，亡正徧知。計之一字，從幽隱中來。文云：觀彼幽清，不能徹見源底也。

如識陰中顛倒妄想，謂同分生機，倏然隳裂，六根虛靜，無復馳逸。虛靜為不馳逸，不馳逸為行陰盡耳。行陰既盡，見聞通鄰，互用清淨。故云窮諸行空，尚依識元，乃至精妙未圓，便生勝解。此十種悉以識心而生勝解。既作勝解，違遠圓通，生諸種類矣。禪門中善用心者，俱不相涉。

思大云：十方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更有眾生可度？此是佛祖位中留渠不住，邪魔外種其奈爾何？欲得不受其蝕，但全身入理，不

待遣、不待護，妄想念盡，則魔業自盡矣。古德云：便好和根下一斧，免教節外又生枝。

答「不執脩證，不廢脩證」問

吾宗門下，毋論利鈍賢愚，但以信而入，既發起猛利心，如坐在鐵壁銀山，祇求迸出，諸妄想心悉不能入，觀照功行安將寄乎？果得一念迸開，如披雲見天，如獲故物，觀照功行亦何所施？祇貴參究之念甚切，其參究亦涉于功行，但不以功行立名。如看破世緣，切究至道，亦涉于觀照，但不以觀照立名。如圓覺云：惟除頓覺人，並法不隨順。若以觀照為事，則有能觀能照之心，必有所觀所照之境，能所對立，非妄而何？
所以禪宗云：獨蹈大方，心外無境，將十方世界洎父母身心融成一箇，坐斷兩頭，始得箇入門。向上一路，更須自看。不然，盡是鬼家活計，安可以脩證同日而語耶？果顢頇不到此地，即名自欺，此輩名為可憐愍者，寧堪齒錄也？南嶽云：脩證即不無，汙染即不得。即此不汙染之脩，可謂圓修，還著得箇脩字麼？即此不汙染之證，可謂圓證，還著得箇證字麼？如此，則終日脩而無脩，埽地焚香，悉無量之佛事，又安可廢？但不著脩證耳。九地尚無功用行，況十地乎？乃至等覺說法，如雨如雲，猶被南泉呵斥，與道全乖，況十地觀照與宗門而較其優劣，可乎？

示參禪偈十首

參禪須鐵漢，　毋論期與限，　咬定牙齒關。
只教大事辦。　猛火熱油鐺，　虛空都煲爛。
忽朝撲轉過，　放下千斤担。
參禪莫論久。　不與塵緣偶。　剔起兩莖眉。
虛空顛倒走。　須彌碾成末，　當下追本有。
生鉄金汁流，　始免從前咎。
參禪莫莽鹵，　行誼要稽古。　一條弦直心。
不遭岐路苦，　拶碎黃龍關，　拈却雲門普。
這個破落僧，　從來不出戶。
參禪沒主宰，　祇要心不改。　萬彙及塵勞。
旋坌誰愀倄。　堅硬可擎天。　勇決堪抒海。
雖然未徹頭，　管取前程在。
參禪須審細。　莫把工程計。　有條便扳條。
無條即扳例。　不親佛與祖。　管甚經和偈。

都來一口吞，　心空始及第。
參禪發正信。　信正魔宮震。　片雪入紅爐。
赤身遊白刃。　只尋活路上，　莫教死水浸。
大散關忽開，　倒[馬*夸]毗盧印。
參禪休把玩。　倏忽時光換。　至理及玄奧。
秦時鍍鑠鑽。　咄哉丈夫心，　著手還自判。
百年能幾何，　莫待臨行亂。
參禪無巧拙。　一念貴超越。　識得指上影。
直探天邊月。　劈開胷見心。　刮去毛有血。
分明舉似君，　不會向誰說。
參禪須趁早，　莫待年紀老，　耳聵眼朦朧。
朝在夕難保。　生平最樂事，　到此都潦倒。
佛法本無多，　祇要今時了。
參禪莫治妄。　治妄仍成障。　譬欲得華鯨。
管甚波濤漾。　至體絕纖塵，　妄心是何狀。
謹白參禪者，　斯門真可尚。

博山和尚參禪警語卷之下(終)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